

肅慎氏來賓

中土東北方海濱之族，肅慎氏，在不咸山北，乙未夏來賓，中土殷地已然成為周族羌人聚眾所居之地，殷家商人已無人主，中土亦無人主，肅慎氏不知該向誰問候，他帶來的人服裝與周人不同，亦與殷家不同，然而他仍然找到了離宮，拜訪住在離宮裡的呂汲，並且獻上禮物。呂汲不敢自專，他秉承祖訓，要深藏不露保持神祕，必要時才露一手，老物件和好物件不能隨便拿出來給人看見，但是偶一為之，能震懾人心買天下大名。

呂汲向玉門的西伯姬發說肅慎氏來賓，西伯姬發老邁，他已經七十七歲了，他接見肅慎氏，送給他金櫝，肅慎氏奉上他們的禮物，是一套「楛矢石矰」，石矰上有刻度，楛矢長有一尺，西伯姬發不知這是何物件，又有何用？

肅慎氏有些瞧不起周族羌人了，這物件是他們的布算光陰的裝置，石矰上的刻度刻度是用來與日影同位校準光陰，肅慎氏善獵，可是獵人並非隨時可打獵殺生，有了這些刻度，人們就能知打獵時節，這些周族羌人都不懂，他們怎配當天下人主？

楛矢石矰應該就是日晷，肅慎氏送了一套日晷來給中土人主，可是中土人主早已不見，新來的這批周族羌人很奇怪又很無知，肅慎氏漸生慢心，他有些瞧不上他們了。

西伯姬發將肅慎氏來賓所贈之物叫眾人來看，若有人懂，他就將此物贈予給識者。姬姓家族都跑來玉門觀看楛矢石矰，卻無人識得此物，西伯姬發又請鄰近部族族長們來鑑識此物，周

1 楛：讀音苦。

公姬旦分封諸侯之時，封黃帝之後于祝，那裡本來就住著軒轅氏的後代稱，族長胡公年輕，他長身巨大，容貌都雅，他一生秉持祖上之訓順天而行，並不以受封為意，他也知道僭越者不行，當姬姓家族無人能懂肅慎氏送來的栝矢石磬時，胡公來了，他一見就懂，肅慎氏真是高貴之民，胡公向肅慎氏作揖鞠躬，肅慎氏亦回敬禮。

這情況將姬姓家族看矇了，於是西伯姬發將栝矢石磬送給胡公，胡公將之帶回家，放置在庭院中，接著他又聘了肅慎氏的女兒為妻，肅慎氏之女太姬，隨同父親肅慎氏前來中土，原以為中土人人能識此物，不意只有胡公識得，肅慎氏太姬於是嫁給了胡公，留在中土了。

周公姬旦不喜歡這樣，外族來賓，怎麼他都是最後一個知曉？周公姬旦派人到祝，找胡公要肅慎氏的貢物栝矢石磬，不意遭到了拒絕，肅慎氏太姬不肯讓出此物，這栝矢石磬是她的陪嫁之物怎能輕易送人？

周公姬旦懷恨在心，他將肅慎氏來賓之事記錄起來，反正來日方長，他有的是時間來對付這些不順服的家族，（十五年肅慎氏來賓）。

周公姬旦的內心很空虛害怕，他事事項項都要記錄，連芝麻蒜皮的事都要詳加記錄，胡公是黃帝軒轅氏之後，祝也是軒轅氏一族的祖居之地古稱陶唐氏。周公姬旦跑去南門祭壇亂封一通，先拿上代做文章，根本沒的事，人家還都一樣過日子！可他就非要廣布長舌相，大聲說封黃帝之後于祝。

胡公聘了肅慎氏太姬為妻，周公姬旦又指說太姬是玄女，九天玄女可是他的仇人啊！他暗

1 十五年：並非拜之於姆野後十五年，而是西伯姬發上位十五年。拜之於姆野後的第四年。

暗記恨胡公了，祝就是後來的陳國，蔡叔姬度的蔡國與之為鄰，他周公姬旦的采邑在魯國曲阜，難怪後世周公姬旦之後人要在陳蔡間絕糧了！原來這樑子早就結下來了呢！

西伯姬發老了，他想盡最後之力，團結家族，不使他身後手足相爭，周公姬旦亂封國家和亂改諸侯之名，還用專征伐為制衡之道，他不公平又胡亂來，這會貽禍後代，殷家承襲夏家，殷、夏之前可以一路追尋到軒轅氏的黃帝家族，中土大地萬代千載都平安無人禍，每一個部族、家族都能追溯久遠以前，可是現在，周公姬旦的《封建·專制》之法太可怕了，他分封的諸侯大都是自家兄弟，他又不能讓人信服，誰先搶佔誰先來，誰家強大誰圈的地就大，人人自成一家一國，周公姬旦又將兄弟們通通改了名號，以采邑屬地為姓，都快要不是姬姓之人了，都成了蔡叔、管叔、霍叔……，周公姬旦把家族輩分弄亂，光聽稱呼，以後誰也不認識誰了！各國的後代子孫若都「專征伐」起來，怎麼可好啊？

上代西伯姬昌又有一百多個兒子，連族長西伯姬發也不是人人都識得，他們當然都認識西伯姬發，可是西伯姬發卻不一定見過他們，更何況他們都廣有兒子們，兒子們還是生兒子們，周族羌人生生不息啊！

中土太富庶了，誰來了都不走了，尤其周族羌人無法無天的到處轟人，發出噪音驅趕小戶人家，圈來的土地田園宅舍也不知如何安排，周公姬旦還帶來奴隸替他種地、養牛馬，殺豬宰羊……，無所不為！周公姬旦將魯曲阜給了長子伯禽，伯禽根本不要，他只讓兒子們來，自己還住在在西岐生門不出。伯禽很厭惡父親周公姬旦，但是他是父親，伯禽的母親燕京戎女勒早就歿了，和養娘女醫景同理一穴，都在程邑。

西伯姬發要帶著長子姬誦好好的認識一下家族之人，於是他初狩方岳於沫邑，從玉門出發開使巡行了，玉門之地古時稱沫，他要到處拜訪兄弟的家族，也讓姬誦和姬誦的長子姬釗一起同去，這樣一來，家族都會認識下一代的族長，與之有交通往來。

周公姬旦不敢與之同行，他怕被兄弟們打罵，他年輕時候可見識過那些親戚家女人的手段，她們當街都敢捶打散宜生，小兒也編唱童謠謾罵他，周公姬旦不敢隨行。

西伯姬發帶著長子姬誦，長孫姬釗，先到了東門外帝乙墓山祭拜，帝乙獻，殷地朝歌上兩代人主，帝乙墓山沒有墳墓沒有墓碑，他葬在何方已無人知曉，帝辛紂王只是封山植木，根本沒有立碑為記，也不祭祀，西伯姬發很佩服紂王，可是現在，周族羌人死了，子孫們到處挖墳埋葬，攆起墳塋豎立墓碑，死人與活人同在，人們入山採樵總會活見鬼，墓碑高大，夜影昏暗，遠看像個人矗立不動，活活嚇死人了！

西伯姬發接著去拜訪虢村，那裡已經是散宜生說了算的地方，散宜生將上代西伯姬昌的墓也如法炮製一番，豎起大石碑，又分出了東虢、西虢，自己築了一座太廟住在裡面，稱姬昌為周文王，西伯姬發笑了！待自己薨了以後，他們會給他什麼名號啊？

接著他們一路巡行，從人和虎賁們五十大車，浩浩蕩蕩到過每一個叔父的家，姬度蔡叔蔡家，姬邲叔武邲家、姬處霍叔霍家、姬庸庸家、衛康叔衛家，毛叔姬鄭毛家、振鐸曹叔曹家、姬錯鏽滕家、姬畢高畢家、姬原公原家、姬奭燕侯家，姬奭次子召家……。畢高之畢高家、姬原之原家、姬豐之豐家、姬郇之郇家……。

這些家族族長都是西伯姬發的兄弟之家和叔伯之家，他們還有兒子們是和姬誦同輩之家，

西伯姬發和長子姬誦還有孫子姬釗也一一巡行而過，伯禽的魯家、君陳的周家，凡伯的凡家、蔣伯齡之蔣家、邢朋叔之邢家、姬茅之茅家、姬胙之胙家、姬祭之祭家；畢高家的兒子楷伯之楷家、畢仲之畢家……；其他另有功臣之家，單家、芮家、隨家、曾家、唐家、魏家、息家、耿家、滑家、焦家……。

當他們回到西岐周本部，連姬誦肩下的四弟弟們也各自都有了封號，邢叔、唐叔、應叔、韓叔，可是他們依然住在茹宮，不肯分家。姬唐早歿，稱為殤叔，由兒子姬虞繼承唐叔之名，這些地方說穿了就是西岐周本部，連同周公季歷搶來的土地，義渠戎、鬼戎、翳徒戎、余無戎等地方。

鬼戎早就搬走了，搬到嶢山洛水之間，程邑、畢，是周公姬旦居住的地方，燕京戎成了姬奭長子燕侯家，豐有周文王的太廟，就是以前的明堂，這些西岐周部落的羌人現在不知道是昏頭了還是更貪心了，人人都穿起右衽長衣大廣袖，束髮也束手，都不願意勞作，專門豢養奴隸和僕傭替他們勞役做事。

西伯姬發又累又傷心，他不想回去鎬京的王宅，也不想回玉門居住，他在鎬京與玉門之間選了一處平地——沐，住了下來稱為沐邑。

周公姬旦又來了，他現在比較安全了，沐邑尚待經營，他來向西伯姬發進言稱王，還要昭誥天下，西伯姬發隨他去做，他已經有心無力了。

周公姬旦拿著尚父呂尚給他的九州地圖，他很想得到原始圖樣，他年輕時就見過離宮有九隻方頂，現在更知道這九州地圖是方鼎上拓下來的圖，於是他派人去離宮找呂汲索取九州方

鼎。

住在離宮的呂汲不敢不給，但是呂汲知道給這種大物件一定要大肆宣揚還要故作神祕，呂汲要舉行盛大儀式才願意將九州方鼎送出去，否則周公姬旦一旦貪走了九鼎，一定不會善待姜氏家族。

姜氏受封為齊，只是個名稱，徒有營丘之采邑，爺爺姜太公呂尚一再叮囑，要遠離周公姬旦，此人心狠手辣又陰險詭譎無比，能忍人不能忍，絕不能落下把柄給他，否則姜氏呂家！無噍類矣！

沐邑經營稍具規模，中土舊地般地朝歌的匠人藝師早就大舉遷徙他方，再無出師的築室匠人了，西伯姬發只能湊合著將沐邑的周王宅蓋的只比民宅大些，沐邑王居連個瓦頂都蓋不好，逢雨就漏水，胡粉也沒有，還是拿糞土塗牆壁，辟雍粒粒起疙瘩，他們只好廣張繡布布簾弄得昏昏暗暗，可是這也無法了，九鼎要遷來雒邑，周公姬旦有些不捨，卻也無能去爭，現在還是周王姬發上位，他只是周公姬旦。

呂汲一家人在離宮搗鬼，他請來三名舞者跳舞，又請來鑼鼓強人蔡叔姬度的學生子們幫忙，人人戴著鬼面具，披頭散髮，手拿烏龜殼和塵尾，敲鑼打鼓的連續跳了三日，說是移動九州神鼎需要祭祀，跳神三日才能平安。這等於昭告天下，九州神鼎要移走了！

周公姬旦不忿，他又來了，他認真的記錄此事：

〈冬遷九鼎于洛，三巫遷于雒邑！〉

1 無噍類：噍音叫，泛指活著的人或生物，無噍類意為沒有活路了。

不是說是沐邑嗎？怎麼又變成雒邑了呢？

此乃天大的誤會，周公姬旦造圖文，人老了記性差，時常忘了造過的圖文筆劃。一處地方有了不同之圖文，後世就更無人知曉底蘊了，害得周族羌人的後人都胡解一氣，越是後來的人更是家家都能創造圖文了。

箕子來賓

曾經在辛卯秋分秋分之日，在玉門塞庫裡被周公姬旦找到的箕子回來了，他自從辛卯秋分秋那日和周公姬旦像兩隻老鼠一樣，躲在鹿台下土匠人的窯洞裡，箕子口才便給的說九天玄女的故事給周公姬旦聽，嚇得他將九天玄女當成了讎人，也造出了仇字，箕子便消失了，跑了！

他先跑去北伯侯崇黑虎的領地，將殷地朝歌所發生的事繪聲繪影說了一番，崇黑虎不相信哥哥崇侯虎歿了，但是崇侯虎一直都沒有回來，經過了五載都沒消息，然而大量的殷家商人來此，或是路過此地，人人說的都和箕子所描述的不一樣，微子啟深知兒子箕子好誇大其詞，帝辛紂王如果真能入地而去，那也不希奇，他自己就聽父親帝乙說過那樣的傳奇故事。

箕子漸漸無法在北伯侯領地住下去了，他漫遊到北伯侯領地的東方，在那裡定住，箕子那